廣名將傳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名將傳

(一)

黃道周註斷

新鐫廣名將傳序

用兵有法乎。孫吳諸家之書具在也。爲將必讀兵書乎。馬服之子。以父書敗。而販繒吹簫屠狗者流。崛起阡陌。以百戰取通侯。不聞所讀何書也。兩軍角逐。將智者勝。跬步換形。俄頃百變。存亡生死。縣于呼吸。此亦惟有如張睢陽所云。兵識將意。將解兵情。以意爲戰耳。何暇遠稽古人已陳之迹。覩目前難必之效哉。雖然。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此決于臨事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肆于平時者也。必俟登壇授鉞。始講韜鈐。執銳陷堅。始論攻守。是承平之世。不必豫儲將才。飽暖之氓。無庸更籌捍衛。傅所云備禦不虞。古之善教者何以稱焉。自古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我朝以神武定天下。二百年來。累洽重熙。聖主諄諄訓誡。每以整飭戎政爲急。不佞內充宿衛。外總師干。從事于選將練士者。歷有年所。篋中舊藏廣名將傳一書。相傳爲黃石齋原本。備錄太公以降迄于前明。俞大猷。凡歷代將帥著稱者。計一百七十餘人。戰功按籍可考。公餘披覽。輒增愾慕。間與將佐面相指證。多所啓發。蓋是書序次簡明。本末賅貫。又經名流逐加評斷。昭若發矇。介冑之夫。粗通文義。靡不一覽可悉。實爲營伍中必不可少之書。非孫吳諸家辭旨深奧猝難索解者可比。會趙怡山廉使。見而欣賞。謀爲之校勘授梓。適潘德畬運使有海山仙館叢書之刻。因屬附入。以資將略之一助。溯自阪泉涿鹿以來。將之重漸與相埒。顧其人多不傳。傳而尤著者。乃有此一百七十餘人。就此一百七十餘人中。其爲名將同。而所以成名者各異。後之人宜何師焉。且古今兵制屢變。古

以車戰。後乃用騎。古以弧矢爲利器。後乃用銃。古之礮用石。後乃用火。又況宜于陸。不宜于水。宜于平曠。不宜于隘阻。宜于江湖。不宜于海。亦安有轍迹之可尋哉。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不愛錢。不惜命。將之體也。賞必信。罰必公。將之用也。辨主客。審勞逸。將之經也。知己知彼。抵瑕蹈隙。將之權也。尤必先積其忠君愛國之誠。又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固結其心。俾躍然有同仇偕作之勇。而肫然有親上死長之義。則一切韜鈐之奇。攻守之變。無不可舉而措之。雖古名將何以加焉。而又何異焉。泥古者不智。蔑古者無法。由其可傳。以悟其不傳。斯可以讀是書矣。是爲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兩粵使者宗室耆英

廣名將傳總目

卷一

周　呂尙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齊　田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齊　田單　漢　張良

漢　韓信　漢　周亞夫

漢　李廣　漢　衞青

漢　程不識（附見李廣傳）

卷三

漢　霍去病　趙充國
漢　陳湯　馮奉世
漢　鄧禹　寇恂
漢　馮異　岑彭

卷四

漢　賈復　漢　吳漢
漢　耿弇　漢　耿恭
漢　王霸　漢　臧宮
漢　祭遵　漢　馬援
漢　班超

卷五

漢　虞詡　漢　皇甫規
漢　張奐　漢　段熲
漢　皇甫嵩　漢　朱儁
蜀　諸葛亮　蜀　關羽

蜀　張飛

卷六

魏　張遼
魏　徐晃
魏　鄧艾
吳　周瑜
吳　陸遜

卷七

晉　羊祜
晉　王濬
晉　周訪
晉　謝元
秦　王猛

卷八

宋　王鎮惡
魏　張郃
魏　李典
魏　司馬懿
吳　呂蒙
吳　陸抗
晉　杜預
晉　馬隆
晉　陶侃
晉　慕容恪
宋　檀道濟
梁　韋叡

梁　王僧辨　陳　吳明徹
魏　崔浩　魏　于謹
齊　斛律光　周　宇文憲
周　韋孝寬　梁　程靈洗

卷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虎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晙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眞
唐 李晟 唐 李愬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十二

梁 王彥章 後唐 郭崇韜
晉 周德威
宋 曹翰 宋 曹彬
宋 潘美 宋 王全斌
宋 李繼隆 宋 曹瑋

卷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逵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璘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范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宏範

卷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鉉附二十卷內
明 程濟附二十卷內

卷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能附二十卷內
明 張玉附二十卷內 明 劉江
明 王驥 明 于謙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卷二十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瓊　明　陳九疇附後
明　馬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銳　明　仇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附　明　俞大猷附

廣名將傳卷一

明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

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布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鉤。每言不釣魚鱉鼈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出獵。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爲本謀。

斷曰

太公尙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篇周祜。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滅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破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王。惟

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蠡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讒。乃許歸國。嘗膽臥薪。仇塡肝膈。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使請成。難援前迹。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嗇。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衞郭門。與其母嚙臂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衞。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爲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爲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爲將。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衞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衞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爲將。將兵擊秦。拔其五城而還。起之爲將。雖身極貴。然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子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穰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人忌之。去爲楚相。北幷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

身喪。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驟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君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右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爲之出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爲大司馬。故世稱爲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傲其法。故諸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馭。莫不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爲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甄之間。嘗與龐涓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爲惠王將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巧以法刖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爲奇。竊載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爲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爲將。威王乃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空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威王復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師。以救韓。忌復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去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刖足致傷。黥刑使廢。誰知載歸。反爲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減竈誘之。自奔速斃。萬弩馬陵。豈容迴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衞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駕禍于趙。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臥不起。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逐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王翦。謝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嚇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荊。荊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荊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略定荊地。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翦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並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荊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興。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固請瑣瑣。大國雖傷。其中猶夥。士卒投超。尙思閃躲。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殘。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並讙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

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泮。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數往來。燕趙俱以爲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合。亞卿操權。擁韓護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閒言。騎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歎。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邊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

兵。牧曰。王如用臣。容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嘗破敵受賞百金者）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柏齮。封牧爲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謹。射騎習兼。邊患卽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斬焉。盡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請牧出。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哀哉。爲將難言。

廣名將傳卷二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閼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卽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間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

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餓。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閼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妄諫者死。善諫者容。北山先據。故成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愼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爲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爲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爲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卽墨。卽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田單爲將軍以拒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爲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卽墨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臿。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夷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蓄。燕兵破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鶻突。及變爭門。笑者始服。卽墨存齊。共推單轂。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突縱火牛。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並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幃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邸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詫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亟趨承明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卽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

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爲韓。博浪椎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霸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息反。從劉都尊。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眞。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曰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爲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去也。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其爲人也。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觀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曰

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退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爲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爲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至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

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符印。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爲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果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蹈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使

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未許。既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井陘拔趙。佯棄旗鼓。襲田囊沙。要求齊主。千金報恩。百錢羞沮。能辨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取也。至于亞夫。何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因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

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爲是遷爲丞相其後匈奴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爲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饟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憩吳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爲驃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故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我留。敵人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遠斥堠。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爲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爲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雁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亭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芒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衞青擊匈奴。青卜捕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慍怒。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

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到。天意難量。

衞青

衞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擄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略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匈奴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匈奴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爲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慧眼。乃在鉗徒。後果封侯。威讋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殂。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僉曰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實

難孚。以寡敵衆。不爲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逋。其忠其勇。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謨。恩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贖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牧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愆自贖。收之桑榆。實青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附見李廣傳。

廣名將傳卷三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衞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擄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率兵征胡。以張騫前使大夏。留胡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爲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虜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匈奴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寘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上爲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尙穿域蹴鞠。事多類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徼天幸。渾邪欲降。衆尙未應。去病往迎。執爲成命。欲亡斬之。請王入境。上教學兵方略自勝。上爲治家。志在平定。爲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發誓爲盟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對煎等通使匈奴。由此觀之。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刦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虜。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遮。卽夜遣三校喻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兵。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陿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羌虜無能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敵數挑戰。充國惟堅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爲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列。無取並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俱危。爲夷狄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爲叛逆。劫略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爲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誚充國。充國得誚。以爲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爲敵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且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逼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衆。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往者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十萬斛。及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虜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爲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罕开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夷最眞。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开。爲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踰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爲期。不貪小勳。忠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後漸轉脣。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

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爲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卽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己。因求還侍子。漢遣衞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並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尙猶豫。會病。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卽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爲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懸之槀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虜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日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虜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詔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塞馬。進斬郅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勉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並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卽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章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卽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暘谷。羌人盛多。皆爲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並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涉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涉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涉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涉車王驕。歃盟叛漢。鄴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爲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羌反隴西。衆皆怠玩。奉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春陵戴侯曾孫元也。）豪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留宿。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並關中。而方有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士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鎭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尙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

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薨。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羣賊。遣西入關。河東乃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誰不感格。愔既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況迎使者于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勸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啣命。以臨四方。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左右。以使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與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到上谷。急

發況兵。恂說況曰。王郎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恂遂結謀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武拜恂爲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拔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萬餘。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運。前後不絕。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鯫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嫚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師使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軍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恂巧爲避。分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恂大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爇衣。異復進麥飯兎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爲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指更始）尚可扶助。延期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擄掠。卿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三年春。復拜異爲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宏相遇。禹宏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宏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並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取栒。異聞。卽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尙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蕢亭滹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眉延岑。三輔肆酷。敕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澠池終復。如此勳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朱鮪校尉。會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鞭蒙櫂。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也被害。鮪與共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比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卽解其縛。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卽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距。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刺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減鐵。彭往說之。一言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圖述囂。隴蜀一轍。奈何彭亡。被刺而絕。

廣名將傳卷四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眞定。大破之。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印地曰。郾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爲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創。士卒甚饑。召食再仗。復曰不然。戰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在腸在臟。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邯鄲指王郎。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卽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並軍南向。擊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鷙有智謀。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卽揮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淯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刦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義上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陽。永既死。全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衆攻尙。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尙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尙拒述。具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尙而擊公也。若先擊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嘗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爲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啣枚

復伍。八戰八克。刺述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卽位。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寒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卽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卽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宏壽三弟。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尙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弇。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踞。旦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弇營。弇僞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霧。擊牛釃酒。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虜兵。騎多。皆爲所敗。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虜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虜騎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虜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入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夷狄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名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虜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帥以救之。虜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姜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姜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姜。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姜乃遙呼曰。我范姜也。漢遣軍迎校尉。於是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餓兵固守孤城。當虜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姜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鎭

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匈奴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資。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恭拜天。清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陳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姜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眞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懷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譁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時虜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百餘里。與虜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澌。遣霸往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略盡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卽位。進侍中騎都

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戍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荊門。岑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鄧侯。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輸。車數百輒。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驚兵來。叛謀遂歇。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公孫隨滅。封之鄧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私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東令。不重不輕。舍兒犯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衆欲回旌。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指隗囂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于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曾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敵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爲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塞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都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營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爲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並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倫。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底。囂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眞。聚米指形。帝喜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勳。裹屍明志。襲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北虜使到。而王禮卽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

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遂斬虜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虜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因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虜之監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卽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肅宗初卽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

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闐諸國兵。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闐。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

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虜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臣不敢望到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淸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

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鄯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盡遵。鄯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漚。疏勒辨種。立忠逐兜。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卽誅斬。降則准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